



白狐自皇室珍藏
神秘画像中出走，
京中闻生古怪命案，

血洞、
兽爪、
凌乱脚印，

众人
纷纷猜测，
凶手是狐妖。

捕风捉影

BU FENG
ZHUO YING

麦小冬 —— 著

海外借



“提刑司副使”联手“毛躁狩猎女”
破宗宗烧脑悬案 / 解离奇身世之谜

捕风捉影

BU FENG
ZHUO YING

麦小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捕风捉影 / 麦小冬著.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 3

ISBN 978-7-5594-1295-9

I. ①捕… II. ①麦…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257190号

书 名	捕风捉影
作 者	麦小冬
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邹立勋
选 题 策 划	飞魔幻工作室
责 任 编 辑	胡小河 姚 丽
文 字 编 辑	杜依晴
责 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 版 发 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湖南凌宇纸品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字 数	348千字
印 张	11
版 次	2018年3月第1版,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594-1295-9
定 价	35.0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contents

- | | |
|-----|-----------|
| 第一章 | 白狐凌波 /001 |
| 第二章 | 案中之案 /014 |
| 第三章 | 妇人之心 /026 |
| 第四章 | 红白喜事 /038 |
| 第五章 | 孺子可教 /049 |
| 第六章 | 故人遗骸 /064 |
| 第七章 | 爱故生忧 /080 |
| 第八章 | 身世之谜 /090 |
| 第九章 | 请君入瓮 /108 |
| 第十章 | 幽州台歌 /134 |

目
录

contents

- | | |
|-------|-----------|
| 第十一章 | 绿袖其人 /155 |
| 第十二章 | 亡命之徒 /167 |
| 第十三章 | 谁家新妇 /183 |
| 第十四章 | 美人宜修 /195 |
| 第十五章 | 杜婆问案 /222 |
| 第十六章 | 互诉衷肠 /246 |
| 第十七章 | 谁是细作 /269 |
| 第十八章 | 送他登天 /284 |
| 第十九章 | 奎子之死 /299 |
| 第二十章 | 君君臣臣 /314 |
| 第二十一章 | 棋局收官 /328 |



冬日里的第一场大雪过后，城中出了桩蹊跷的命案，一时间流言四起。

案发现场除了血洞、兽爪、凌乱脚印外，一无所有。

雪又下了起来，万寒旌一边往提刑司走，一边将身上的积雪掸落，他几乎可以想象到，明日传言会有多么离谱。

自数月前圣上命人四处找寻古画上那只离奇消失的狐仙始，各地便开始发生离奇的命案，传言死者生前都曾言语上对狐仙大为不敬，因此狐仙才从画中走出，亲自给这些人教训。

谁知还没走到提刑司，已有人寻过来，见着万寒旌时脸上的惊骇之色还未消：“禀……禀告副使，狐仙抓到了！”

圣上那幅古画一直悬挂在寝宫之中，除了贴身太监，连一般妃嫔都不曾见过，万寒旌自然也不可能见过，但数月前画上的所谓狐仙离奇消失之后，各地都收到了狐仙出走后那幅画的拓本，当时张聪还特意叫万寒旌一同看过，可画上只剩下雪地和枝头的蜡梅，如同一幅还未画完的残卷，怎能从中窥得所谓的天机？

没想到命案刚出，就有百姓自发抓来了一名女子，虽说是抓，但所有人对她倒还颇为礼遇，连“狐妖”都不曾唤一声，人人称之为“狐仙”。

提刑司正史张聪将画卷拓本递给万寒旌，示意他再看一次。这样的残卷无论再看多少次，都不会有什么新的发现，但万寒旌还是接过来瞥了一眼，便望向堂中伫立的女子。只见那女子浑身白毛紧裹，头上还戴着灰棕色毛帽，面容清秀，倒也谈不上艳丽，眉宇间并未有缠绵魅惑之意，反倒有几分英气，一双明亮清澈的眼睛坦然迎视着他的注视，居然是万寒旌先收回了目光。

事情尚未定论，不好将人扣押在此，更何况若她真是所谓的狐仙，困也困不住。张聪看了一眼万寒旌，示意他问话，但这话该怎么问？万寒旌尚在

斟酌，那女子主动开口了：“不知民女所犯何事，竟劳臬台大人亲自审问？”

她声音清脆爽朗，并无丝毫扭捏。万寒旌微笑起来：“你是何人？为何被人送至我提刑司？这些你都不曾交代，反倒问起臬台大人来，本官竟不知还有这等道理。”

听完这话，女子也笑起来：“不知大人以为民女为何人？”

头一次遇到被审问还能如此从容之人，偏还是个女子，万寒旌放松了靠在椅背上，眯起眼睛看着她，若不是他从不信鬼神之说，倒真会以为她是那所谓的狐仙了，否则一般女子遇见这种事，早被吓破了胆，哪还能如此淡然。

张聪显然有些犹豫，几次三番看向万寒旌，万寒旌只得倾身过去附在他耳边轻声说了一句：“还需斟酌。”

这不是废话吗，张聪白了他一眼，万寒旌摊手表示您身为正史都没法子，我区区一介副使又能有什么办法？

许是他们眼神交流的时间过长，堂中那亭亭而立的女子居然不耐烦起来，英气的眉头一皱，问道：“你们打算从何处着手侦查此案？”

万寒旌一愣，再望过去顿时觉得这女子好像不似起初看到的那样英姿飒爽，而显出一副稚气未脱却强装英华内敛的样子。

“死者侧喉处的两个血洞，难道你们以为是凶器留下的伤口？难道不觉得像是兽齿印？”那女子一副恨其不争的模样，“凶案现场都有那么明显的兽爪痕迹，为何不见你们封山？”

这连张聪都觉得费解，提刑司尚且还未有所定论，身为嫌犯，她反倒着急起来，也不像是着急给自己洗清嫌疑的样子，怎么看起来还有点兴奋？

万寒旌已经彻底了然，忍着笑意问道：“你究竟是何人？”

终于问了啊……女子万般不情愿地自报家门道：“顾凌波。”

回答得还真简洁，万寒旌摇了摇头。那顾凌波还在追问：“你们打算从何处查起？再这样拖延下去，雪地上的痕迹被新雪盖住，还怎么取证？”

万寒旌再次摇了摇头。张聪已经听不下去了，留下一句“你全权处理”便起身离去。

顾凌波愣住：“这……这就审完了？”

“未曾，”万寒旌温和地问她，“姑娘还有什么想审的，不妨一次说出来，小民也好一一禀告。”

他如此一说，顾凌波闹了个大红脸，终于意识到自己的话似乎不太妥当。万寒旌不再理她，叫来人吩咐道：“把人带下去，传那几个将她擒来之人。”

此话一出，顾凌波立刻发作起来，三两下甩开奉命前去将她带走的几名粗壮大汉，眼看就要朝万寒旌扑过来，然后被撂倒在地。

她仰倒在地上，双眸中尽是难以置信。万寒旌捉住顾凌波右手手腕，立刻有人上前来接应，可顾凌波哪肯轻易就范，挣扎着想脱身，但她明显低估了眼前这位说话温和，总一副笑模样的副使。

万寒旌毫不费力地将人递送过去，嘴角还噙着笑感叹道：“姑娘这方向感不太好啊，怎么总往本官怀里钻？弄得本官都要不好意思了。”

嘴里说着不好意思，做的事却好意思得很，顾凌波还要说话，他直接上手在她哑穴上一戳……

人终于被带下去了，这时一直站在他身侧的衙头施人仰上前来准备把凶案现场的发现同他说一遍，然而万寒旌并没有听他说话的打算，他正托着下巴、眯起眼睛望着方才顾凌波被带下去的方向，十分满足的样子。

施人仰一肚子话顿时被堵在喉头，半天才憋出一句：“副使年轻有为，其实早该娶亲了。”

万寒旌似乎没听进去他的话，只是被他忽然出声打断了思绪，唤人过来吩咐道：“守夜的人手再减几个，放她走，记住，小心点，别被她发现了。”

来人领命而去，施人仰道：“副使的意思是……”

万寒旌微不可见地点了点头。

事情得从六日前说起。

腊月里第一场雪，悄悄地落了一夜，积了寸余厚，白花花的耀眼睛。

就在这雪夜，城中出了桩命案。豆腐铺的老张鰥居多年，前阵子总算攒够老婆本，打算再次娶亲了，谁知就在娶亲前几日出了事。

即将过门的老张媳妇这日来铺子里帮忙，小摊小铺开摊儿早，老张媳妇映着雪色就过来了，她来时连六姑娘都还没开摊儿，整条东街就只有老张豆腐这一家开了门。许是起得太早，老张趴在桌上小憩，老张媳妇心疼男人，并没有吵醒他，悄悄把活都干完了，等到天彻底天亮，东街所有的铺子都开门了，老张还趴在桌上，豆腐摊也开始忙活起来，老张媳妇一个人忙不过来，

就去叫醒老张，结果手刚推过去，老张就侧着倒下去了。

老张媳妇哭得差点背过去，好歹被人劝住，回屋子里歇息去了。老张的尸身还躺在倒下去的地方，佯作正在忙活，万寒旌走近时他头也没抬，直接开口道：“妙哉，妙哉！”

佯作邱奎子真是个妙人，素日无事时，他总一个人蔫在角落，一副生人勿近的模样，但一出命案比谁都精神，提刑司里没人和他要好，万寒旌算是他唯一一个愿意打交道的活人。这种另眼相看好像也不是那么让人感到愉悦。

万寒旌先看了老张媳妇的口供，说是两人原本定在今日成亲，谁知皇历上今日不宜嫁娶，只得延期，但黄道吉日还没挑好，老张豆腐铺又忙，于是她也顾不上还没成亲，便经常过来帮忙。

口供一看就有问题，挑日子前最先看的就是皇历，既然皇历上说今日不宜嫁娶，又怎会原本定在今日成亲？

但人都已经哭晕过去了，身为一个怜香惜玉的副使，万寒旌决定先去看看老张的尸身。

“除了侧颈这两处明显的血洞外，并无其他外伤，全身血已被放干，周围雪地却毫无血渍，”说完邱奎子兴奋地抬起头，看向万寒旌问，“妙不妙？”

果真是……妙。

万寒旌蹲下身去查看，雪地里非但没有血渍，尸身周围除了右侧明显的女人脚印之外，连异常脚印都没有。

邱奎子顺着他的目光看向那些反复凌乱脚印，很快补充道：“和老张媳妇的绣花鞋比对过，一样。”

他只说“一样”，并没说“是她”，万寒旌点点头，目光再次落在老张侧颈那两处突兀的血洞上。

“还有一处，”邱奎子抬手指了指老张原本趴着的那张桌子，“来看看，十分有趣。”

桌上居然有雪水融化的痕迹，看形状……兽爪？还真是十分有趣。

万寒旌站起来，习惯性地伸出食指点了点眉心，身后忽然传来熟悉的笑声，他循声回头，果然见施人仰踏雪而来。

“请副使安。”施人仰懒洋洋地行了个礼。

万寒旌眯起眼睛道：“你日子过得比本副使还逍遥啊。”

施人仰谦虚道：“哪里，哪里。”

万寒旌已经一脚踢过去，刚好落在他的大腿处：“这里。”然后腿放松下来，又一脚踢在他小腿处，“还有这里。”

施人仰连忙作揖：“息怒，息怒。”

邱奎子已经验完尸，就像完全没听见他们闹出的动静一样，收拾好箱子准备离开。万寒旌上前拍了拍他的肩，他什么反应都没有，径直走了。

施人仰素来和邱奎子不对付，装作什么都没看见，待他走后才问道：“听说张桌台一早就来了？亲自过问这个案子？”

“看看。”万寒旌将老张媳妇的口供递给他。

东街除了老张豆腐，其他店铺都已经陆续打烊了，出了命案生意自然好不到哪里去，六姑娘看门庭冷落，也早早就收了摊。老张的尸体被邱奎子带走，现场其实没什么可看的了，但万寒旌照例是要在凶案现场再待会儿的。

雪还在下，飘飘扬扬落在之前踩出的脚印上，不多久便将脚印都覆盖了。施人仰看口供看得很慢，越看眉头锁得越深，在他看口供的这当口，万寒旌只觉得腹中饿得难受，可惜六姑娘已经收摊了，他只得站在原地搓了搓手：“现在可知道，为何张桌台会亲自过问这个案子了？”

施人仰放下口供，叹了口气道：“看来上头给桌台大人很大压力。”

万寒旌幽幽道：“所以你要抓紧时间。”

“我？”施人仰讶异道，“关我何事？”

“食君之禄，担君之忧，应该的，”万寒旌拍拍他的肩，“你有什么没想明白的地方大可留在这再仔细看看，我还有事先走了。”

之后，施人仰又去了一次东街，回来万寒旌便问他：“现场有何发现？”

问的是有何被刻意掩藏，却难逃他眼的新发现。

施人仰答得痛快：“老张就是在豆腐摊被杀的，却不是老张媳妇发现的那张桌前，另外豆腐摊还搭配卖豆花、包子等，我仔细看过，蒸笼里的包子、馒头都还是热的。”

不出意外，老张是在蒸笼旁被杀的，凶手显然力气足够大，老张被杀之后并未落地，直接被凶手移至发现尸体时的桌前，并且这些都是单手完成，另一只手必须压制住伤口、不让血流出，否则不可能做到雪地上毫无血迹。

这些都必须是一个力大无穷且思维缜密之人才能做到，偏偏雪地上并无男性脚印，也难怪有人会以为是狐仙手笔。

可是无论是大力男子还是狐仙杀人，怎么会动到蒸笼？万寒旌摩挲着藏在宽大衣袖里左腕上的那串菩提子，问道：“蒸笼中可还有其他发现？”

“老张媳妇的口供中提到发现老张死前还没有开张，也就是说蒸笼里的包子、馒头都应该是满的，我打开数过，确实是满的，但其中两个馒头上发现了奇怪的压痕，像……”施人仰细细想了想，然后才道，“是玉枕。”

原本还只是像，末了却断定是玉枕压出的痕迹，万寒旌挑眉道：“凶案现场并未发现玉枕。”

“知道，”施人仰再次细想了想，然后断言道，“我将蒸笼里的馒头移开后，查看过里布上的痕迹，若是木箱或其他等重物品，不会压出那样弧度的痕迹，馒头上印出了花纹，打豆腐的所有工具我亦一一比对过，皆不吻合。”

“何以见得一定是玉枕？若是瓷质也能压出同样的痕迹。”

这次施人仰没法再拿出什么证据来，只能答道：“直觉。”

和施人仰共事多年，万寒旌深知有时候直觉是比所谓证据更加难得的破案技能，他的本事万寒旌也最了解，所以愿意相信他的话。但他愿意相信并不代表所有人都会相信，直觉毕竟不能代替证据，不能仅凭施人仰的直觉去全城搜查一只玉枕。且就算是玉枕，也有许多说不通的地方，譬如玉枕并不能制造出尸身上那两处血洞来，且负重又易碎，凶手为何要在杀人之时带上这么个累赘？还特意藏在蒸笼中？杀人之后又将它带走，看起来像是特意带它来见证什么似的。

“这几日你去各大点行当铺走走，”万寒旌伸出食指点了点自己眉心，“若是有人最近点当过相似尺寸的玉枕，记得问出当价。”

是夜，顾凌波果然逃走，万寒旌听到禀报之时淡淡一笑，案前的蜡烛已快燃尽，他怡然起身，对待命的众人道：“今夜就到这儿，都回去歇息吧。”

走出提刑司时已经亥时一刻，雪已经停了，提刑司大门前的积雪已被人扫尽，冬夜风凉，他忍不住紧了紧外袍，提着灯笼绕到顾凌波逃走的地方仔细看了看，积雪还在，却并未留下脚印。

他直起身子，眯起眼睛又站了会儿，然后才慢吞吞地转身往回走，整个

提刑司只有一处还灯火通明，万寒旌直接朝那处走去。

验尸房。

邱奎子似乎料定他会来，炉子上还煮着什么。万寒旌推门进来只觉香气扑鼻，邱奎子招呼道：“来得刚好，一起吃？”

万寒旌探头去看，原来是一锅羊杂烩，能在验尸房里吃得下羊杂烩的人，大概除了邱奎子不会再有第二个人了。他虽腹饿难耐，到底还是摇头拒绝了，只给自己倒了杯酒，坐下缓缓问道：“忙活了一日，可有发现？”

“侧后处那两个血洞就是致命伤，”邱奎子含糊地说了一句，然后将嘴中食物囫囵咽下，重新又道，“准确地说，其中一个血洞是致命伤，另一个血洞是人死之后才钉上去的，深度不一，证明下手的力道也不同。两个伤口我都仔细查验过，致命的伤口内有锈迹残留，凶器应当是铜钉，死后钉上去伤口中却并没发现锈迹，因此造成这两个伤口的，不是同一枚铜钉。”

万寒旌喝了一口酒，点点头道：“我亦仔细查看过，现场并未发现散落的铜钉，此案必定是人为，且死者所坐的那张桌角上有一枚铜钉与其他不同，明显是新钉上去的。”

“除此之外，死者身上再无其他外伤，验过腹中肝肠，也无中毒迹象，”邱奎子吃得起劲，说得平缓，“死因简单，没什么意思。”

“再无其他发现了？”

邱奎子摇头：“死人能告诉我的，就这么多。”

既然话已经说完，万寒旌一刻也不想在此多待，他起身告辞，邱奎子抬头看他，没什么诚意地挽留：“不留下吃点？”

万寒旌一脸嫌弃地摇头，转身出去了。

看来死因和施人仰提到的那只玉枕并无关系，万寒旌只觉今日所做皆为无用功，大早上出命案，害得他没吃着六姑娘的阳春面，抓来个嫌犯又各种不靠谱，好不容易有点发现，居然还与命案无关，末了那位不靠谱的嫌犯逃走还比他预期晚了整整一个时辰，害他干饿到现在，当真是诸事不宜。

屋子里凉飕飕的，万寒旌回来晚了，因素日里对待下人甚宽，底下人也随意惯了，这会儿回来晚了连个替他烧盆炭火取暖的人都没有，他只得自己动手，好半天屋子里才有了点暖意，还得撸起袖口来自己煮面。总归是没能

拿出像样的月例银子来给下人，素日里万寒旌也甚少使唤他们，这间屋子上一次有客来访还是去年三月，那时施人仰第一次登门拜访，结果到了日中就是由他这个客人掌勺，做的还是他登门之时带过来的那条桂花鱼。

万寒旌一边煮面一边想，难怪那家伙会说副使早该娶亲。平素闲暇之时，早点从提刑司出来，随便找处地方果腹，再回屋子倒也不觉得，当真忙起来之后，果腹得自己动手便罢，夜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想想也是有点心酸。

可若是娶亲，什么样的女子能和他搭上话？万寒旌将他认识的女子一一在脑子里过了一遍，最后神奇地想到了今夜从提刑司逃出去的那个嫌犯顾凌波。

她眉目间一派正气，若非衣着服饰上有许多狐毛，其实很难让人将她与狐仙联系在一起，不说话时还有点聪明样，一开口便能让人看出来，其实是个傻丫头。这样一个姑娘怎么会和命案有牵扯？

想到这里已经完全偏离娶亲之事，万寒旌故意放走她，其实也是为了求证一件事。若她没法子逃走，至少能证明她并非狐仙之流，否则区区一扇牢门又怎能将她困住？可偏偏她还真逃出去了，且没留下一点痕迹。

豆腐铺周边的雪地上也没留下痕迹，从这一点上来看，顾凌波确实有犯案之嫌。但她若真是凶手，又怎会被几个普通老百姓轻易捉住送来提刑司？

等等……雪地！

吃完面躺在炕上的万寒旌猛地一下坐起来，方才他在验尸房时，邱奎子只提到了死因，但没提到死亡时间，从老张媳妇到达豆腐摊，到发现老张死，口供里提到约莫有一个时辰之久，腊月寒冬，一个时辰当然足以让尸身僵硬发凉，但若老张早在他媳妇到之前就死了，这寒冬腊月也能让尸身保持不腐。

这几日雪一直下，直到半个时辰前才停，若老张真正的死亡时间早于预期，那么凶手杀人时不一定一点痕迹都未留下，而很可能是被新雪覆盖了。也就是说，等雪融化之后说不定会有新发现！

想通这一点后，万寒旌终于打了个哈欠，重新躺下，很快就开始扯呼了。

——

第二日一大早，万寒旌就敲开了验尸房的门，邱奎子昨夜热锅配酒，一醉到天亮，他推开门时只觉酒气扑鼻，缓了好半天才去把人揪起来：“老张是什么时辰死的？”

邱奎子还处于半迷糊状态，却张嘴就答：“腊月初二亥时到子时之间。”

果然如此。

万寒旌恨得牙痒痒：“昨夜为何不说？”

邱奎子拂开他的手，躺回床上翻了个身才答道：“因为你没问。”

这家伙……不过好在终于理清了头绪，万寒旌片刻都不想再在这里待，摔门出来，正巧碰上寻到这处来的施人仰。

“可是查到相似的玉枕了？”

“就在东街巷口往北方向，第三家德恒当。不是相似，我能肯定案发时放在蒸笼里的那只玉枕就是这只，我已将有印痕的馒头和玉枕花纹做了比对，”施人仰的样子不像奔走了一夜，看起来还挺精神，“所当玉枕也已命人送去给臬台大人过目了，现在当铺的掌柜已被臬台大人传至了提刑司。”

万寒旌边走边问道：“你可查看过玉枕？有何不妥？”

“我已查看过，是由整块暖玉雕刻而成，雕工精细，玉色晶莹，温润如脂，触手生温，还有，”施人仰顿了顿才接着道，“玉枕上雕刻之物……为龙。”

张聪看到这只玉枕之后本能地眼皮一跳，双眼死死盯住玉枕内壁上的龙纹玉雕，半晌都没出声，脸色渐渐沉下来，看不出是何情绪。

德恒当的掌柜已经吓得直哆嗦，跪在地上不停地喊冤，张聪抬眼看他：

“冤枉？本官还没问话，尚未断案，你怎知会冤枉你？”

掌柜连冤都不敢喊了，浑身发抖地跪在堂中。这时万寒旌走进来，目光第一时间落在那只玉枕上。他伸手在玉枕上摸了摸，果真是块好玉，又眯起眼睛细细看了看龙纹雕饰，总觉得这玉枕曾在哪里见过。

张聪此时已经开始发问：“这玉枕为何人所当？”

掌柜连忙将当票票根呈上，张聪只看了一眼，然后传给万寒旌。万寒旌接过来一看，票根上典当人处赫然写着一个眼熟的名字：顾凌波。

居然是她。

张聪咳嗽一声，放轻声音对万寒旌道：“放走她意欲何为？”

万寒旌亦放轻声音答道：“查清她的来路。”

万寒旌办事素来稳当，张聪也照例放手让他去查，当下便起身：“本案既已有眉目，便交由万副使负责。”

万寒旌看他一眼，用眼神表示出：“臬台大人您这么做不太好吧！”

张聪笑笑，同样用眼神回答：“本官素来知人善任，好好干！”

然后英明神武、知人善任的臬台大人就这么走了……

万寒旌叹了口气，只得继续问案：“票根上写她只当了十两银子？”

这样一只玉枕，无论如何也不会只值这么点银子，施人仰站在一侧旁听，细细观察着掌柜的神态。

此问一出，掌柜立即解释道：“小当典当过无数珍玩，当然一眼能看出这玉枕是个稀罕物，草民当时本想开个死当，出价颇高，奈何那位姑娘死活不肯，说是祖传的宝物，只是最近手头紧需要些银两周转，这才来当的。她还让草民在票根上标明了，十日之内必定来赎，若超过十日，这玉枕便成死当了。”

万寒旌低头再次看向手中那张票根，果然如掌柜所说。

典当之日是冬月廿八，也就是说，最迟三日之后，顾凌波一定会去德恒当赎回玉枕，这……若她真是凶手，必定是史上最容易落网的凶犯了。

掌柜被放回去，万寒旌命人着常服随他一同守在德恒当，等着顾凌波上门赎东西。人走干净了，施人仰才走至万寒旌身侧，问道：“你真以为那顾凌波是凶手？”

万寒旌不答反问：“依你所见，是不是她？”

施人仰直言答道：“非也。”

“掌柜的说谎？玉枕并非她所当？”

他依然摇头：“非也。”

堂内只剩下他二人，堂前之门大开，凉风习习，万寒旌身穿官袍，其实并不能十分保暖，已然冻得有些流鼻水了，偏施人仰还问一句答半句的，他靠在椅背上，把指节捏得清脆直响：“你是不是骨头松了？我替你紧紧？”

施人仰面无表情道：“副使有这闲工夫还不如擦擦鼻水。”

这家伙当真是骨头松了，明显在找揍。万寒旌刚准备动手，施人仰做了个“暂停”的手势，开始说正事：“玉枕确实是曾被放置在案发现场蒸笼里的那只，德恒当的掌柜也并未说谎，票根是真的，但顾凌波并不是凶手。”

这鬼天气……鼻水都要结成冰了，万寒旌从袖袋里取出一方帕子，仔细将鼻口擦拭干净，然后才道：“我在她发尾撒了一些蜜粉，她逃出去已差不多一日，也该出来活动了。”

施人仰还是面无表情：“那是邱奎子的事，我回去睡觉了。”

万寒旌也起身：“你还在记恨他当年点破你替嫌犯掩饰之事？”

“想必他也在记恨我当年将他到手的尸体救活之事。”施人仰淡淡回答。

“罢了……”万寒旌往外走，“我也不必去和稀泥，横竖是和解不了了。”这次他并没有等来施人仰那句“非也”。

二人走出堂门，分道扬镳。施人仰回自己屋子补觉去了，万寒旌又去了验尸房。

验尸房内还是酒气熏天，好在尸体已经被运去义庄，邱奎子还在扯呼。

他一脚踢过去，捂住鼻子唤道：“酒囊子，日上三竿了还不起来？”

邱奎子被踢醒，翻了个身打算继续睡，万寒旌将他扯起来：“别睡了，有正经事。”

原本一脸睡意之人闻言立即瞪大眼睛看着他：“出命案了？有新尸体？”

半天万寒旌才憋出一句：“并无。有名嫌犯要追踪，我已在她发尾撒了一些蜜粉……”

话还未说完，邱奎子已经推开他的手再次躺回去，万寒旌刚要发作，就听他打了个响指，然后听到他存放瓶瓶罐罐的地方忽然发出一声细响。

一团昏黄之物忽然从墙角窜出来，差点跳到万寒旌身上。

他大喝一声，那物才勉强停住，侧躺着的邱奎子发出一声嗤笑：“阿黄，好好替副使大人抓嫌犯去吧。”

万寒旌牵着这条黄狗出来的时候，头痛万分，阿黄的脾性和它主子一样，成天垂头丧气的，唯一不同的地方在于……邱奎子见到死尸才兴奋，阿黄好打发许多，两个肉包子就成。

于是万寒旌先绕道去包子铺买包子贿赂这条贱狗。

谁知刚走到巷尾，就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背影。

顾姑娘您可真是史上最好找最好抓的嫌犯啊！万寒旌索性直接松开阿黄的绳子，那家伙果然不顾顾凌波身上的蜜粉香味，直接奔向了包子铺……

万寒旌认真地考虑了一番，决定回去之后建议邱奎子夜里炖个狗肉锅子。顾凌波的动作十分轻盈，地上的残雪上几乎没有留下完整的脚印，万寒旌始终和她保持着一段安全距离，隐藏得很好。

顾凌波这次出来，就是为了把那十两银子花掉的。她来的这条路万寒旌

很熟，几下就从小路绕过去，躲在暗处看见她从怀里掏出十两银子来。顾凌波对面站着的几个魁梧大汉，赫然就是前日将她抓至提刑司的那几个人，这情况……万寒旌有种不太妙的预感。

只听她道：“辛苦几位了，这是说好的银子，你们自己去分吧，多谢啦！”

那几个大汉将银两接过去，颇为豪气地拍拍胸膛：“姑娘客气，下回再有需要，只管开口便是！”

万寒旌摸摸自己干瘪的钱袋，严肃地思索是否有必要转行。

将银两送出去后，顾凌波像是有些懊恼的样子，告别那几位演技上佳的托儿之后，她避开大路，走小道出了城。

刚出城天又开始下雪，雪地本就难行，但顾凌波反倒比之前走得更快，不多时便走进了山林。万寒旌不敢追得太紧，又怕她跑了，追得很有些吃力，就在这时，她忽然将食指屈起放至嘴边吹了一声。万寒旌心里一惊，一阵疾风闪过，只见一只吊睛白额虎不知从何处窜出，猛地朝她扑去。

山林中不易藏身，万寒旌为避免被顾凌波发现，稍隔了一段距离，此刻想救也来不及了，但他毕竟不忍，可刚准备出手便眼前一花，那顾凌波果真是身子灵巧，不知怎么的就被她躲过去，几次三番下来，那虎已有些气喘，万寒旌便心中有数了。

原来她是有意引出这虎来，却不知意欲何为？

顾凌波确实是有意引出这只虎，图的就是它身上这张价值连城的虎皮。

不多时她便将那猛虎放倒在地，只见她从腰间摸出把似刀之物，又比刀略小些，忙活了一阵就剥出一张完整的虎皮来。这可真是……万寒旌有些看傻眼了，还真是人不可貌相啊。

顾凌波既然有意剥了虎皮，显然有办法脱手，万寒旌不再跟着她，待她走远了才动身往回走。

不难推测，顾凌波弄这张虎皮是为了筹银两赎回那只玉枕。

施人仰断言她不是凶手，可种种迹象都表明她与此案脱不了干系，然而今日意外撞见的一切又让万寒旌明白过来，那些原本指向她的线索都是她自己搞出来的，虽然不知她是出于何种目的这样做，但她是凶手的可能性确实不大。

但是玉枕确实是她拿去典当的，施人仰在蒸笼里发现的压痕也与那只玉枕的纹路吻合，这又如何解释？